



mî-sín (ミシン) 佢「麻吉」老爺

【一】

十二月天的寒流，寒甲擋袂牢。暗時七早八早就勾(kiu)入去棉被內底。鈴鐘仔叮咚叫，掠準是亂鐘仔咧吼。手共伊伸長去，想欲共擲予恬(tiām)，顛倒共辦(pué)落塗跤。拈起來看覓，亂鐘仔已經袂振動，時間閣十五分一點。鈴鐘仔聲猶閣咧霆(tân)，誠實(tsiânn-sit)吵死人。

半暝仔去予電話吵起來，猶(iû)閣是蹠佇景尾的二姊敲來的。自阿娘開刀了後，這是第二擺啦：

「阿tsiàng仔！阿娘這陣佇加護病房，拜託你先轉去看覓咧！」

「猶閣發生啥代誌？」對(ui)陷眠中精神起來，聽會出來，家己講話爍爍顫(sih-sih-tsùn)的聲音。

「大姊敲電話來，就那講那吼，我嘛無啥清楚，大概是覆佇彼台mî-sín頂頭歇暈，就無閣再精神。」

聽著二姊提起兩字「mî-sín」，頭殼底第一個反應：「猶閣是彼台裁縫車仔！」

【二】

佇高速公路頂頭，硬死催我這台「麻吉」的老爺車，ián-jín一直出怪聲共我抗議。後壁面的車，一台一台共我逐(jiok)過；彼台阿娘寶貝的mî-sín，所拄著的過去，也親像電影，對(ui)我頭殼內底，一幕一幕走過。

會記得五年外前，嘛是半暝仔去予電話吵起來，全款是二姊敲來的：

「阿tsiàng仔！你趕緊轉去高雄看覓咧，聽阿姊講，阿娘這陣送去佇阮外科。」

原底猶(iáu)咧陷眠，雄雄加誠精神：「到底是發生啥代誌？」

「我嘛毋知影，聽講是對一樓跋落地下室。」對二姊咧顫的聲音，聽會出伊不里緊張佻煩惱。

「阿娘勇健健，跤手遐爾猛掠，那有可能會跋落地下室？！」

雖然阿娘當時已經七十五歲，伊的筋骨猶誠軟。逐透早擺去文化中心做運動，看伊咧拆腿，頭額拄到大腿，邊仔行過的人，看著一個老歐巴桑，做遮呢無簡單的動作，擺會共伊拍嘆仔，喝咻一聲：「讚！」

大姊佻我攏是田徑選手；大兄足gâu拍乒乓，厝裡的獎盃排規列；二兄佻二姊跤手嘛誠扭掠。阮五个兄弟姊妹，運動神經攏袂稜，阿娘時常共人臭屁：「這攏種(tsíng)我！」

老爸四十三歲就過身，當年阿娘才三十九歲。「恁老爸攏毋聽我的話，無愛運動，一枝指頭仔就毋振動，身軀才會破病！」阿娘在生，不時攏會聽伊提起遮个話。

所以若講阿娘對一樓跋落去地下室，阮兄弟姊妹應該無人會相信。

彼擺轉去到高雄，才聽大姊詳細講：「我去上班，暗暗才會轉來，阿娘感覺無聊，逐日攏會款厝內，對一樓摒到四樓尾，共花沃沃咧，才閣對(ui)四樓摒到一樓。」感覺會出大姊淡薄仔自責的口氣：「我叫伊歇暈，伊都攏閒袂落來。」

「摒掃就摒掃，是按怎會跋落地下室？」我嘛感覺奇怪問大姊。

「大概是倚佇mî-sín頂頭，想欲拭冊櫥仔，踏無好勢去予伊摔落。」

送去病院的時陣，醫生宣判生命指數只有三，大概無法度完全好起來，可能以後會成做植物人，叫阮愛有心理準備。總是阿娘腦開刀了後，無拍算佇加護病房只有蹓三禮拜，就精神起來，閣過一禮拜久就出院。主治醫生共阮講，是因為阿娘身軀真勇，才有法度好起來。

自出院了後，阿娘身軀就加真無元氣。毋但話少無笑容，嘛無啥愛插入。問伊哪會去倒佇地下室，伊真阿莎力共你應講：「曷知！？」繼落閣按怎共弄，就攏毋插入。

總是有一項代誌，阿娘逐日攏無袂記得，就是坐佇彼台mî-sín頭前，恬恬仔毋知咧想啥。全款蹓佇高雄的二兄，驚阿娘出代誌，就請一个印傭共照顧。

【三】

阿娘在生足骨力趁錢，少年拍拚，食老嘛罕得看伊閒閒。伊也誠gâu拈拾(khioh-sip)，一塊布幼仔嘛毋甘擲(tàn)。阮叫伊毋免做甲遐爾艱苦，伊顛倒共你唸甲長軀軀(lò-lò)：「大富由在天，小富由勤儉；少年袂曉想，食老毋成樣。」

若轉去高雄，看阿娘猶閣掛一枝老歲仔目鏡，勻勻仔(ûn-ûn-á)用彼台mî-sín咧補破衫，我若共勸講：「何物苦咧！」伊就閣講一齣予你聽：「若無這台mî-sín，煞有才調予恁五个讀到大學？」

一九四三年，終戰前兩冬，阿娘十九歲就嫁予老爸。

「我嫁過來了後，才知影恁老爸雙手空空，啥物碗糕嘛無。」雖罔遮的(tsia-ê)故事，已經聽過規百擺，阿娘猶(iáu)不時咧餽予阮聽：「恁阿公逐日出去拍拳頭賣膏藥，趁了了(liú-liú)是食了了(liú-liú)，厝裡無甲半項私家(sai-khia)。」

阿公足gâu拍猴拳，嘛學真濟漢藥秘方，所以用這號功夫咧養飼家庭。總是聽阿娘講，阿公的做人，平時膨風閣愛做大哥，就按呢厝內毋捌有賸錢。

「若毋是恁外媽，予我這台mî-sín做嫁妝，恁遐个(hia-ê)阿叔、阿姑，哪有可能受日本教育。」

阮阿媽生七个困兒，老爸是大困，頂頭一个大姑，已經出嫁；下舅(pîng)猶有两个阿叔，佻三个阿姑。阿娘佇我做困仔的時陣，定定講遮的年久月深的故事，有時聽了嘛感覺阿娘佻阿公全款，真gâu「臭屁」。

不而過，阿娘因為彼台mî-sín，確實予所有的小叔、小姑，對伊攏無人敢假痛。甚至阿公佻阿媽，對這個新婦嘛非常的尊重。

【四】

我已經五十歲looh，體力比少年時陣加差足濟，閣較袂堪得半暝去予人挖起來。

開這台老爺車，嘛佱我差不多全款，綴我已經有十五冬久。對(ui)台北拚落來，袂堪得油門予我硬死操，一路就一直共我khuh-khuh嗽。繼落來「罕多路」(hân-tóo-luh)頭前的儀表，閣共我爍紅燈抗議。來到清水休息站，不得不停落來予伊歇喘，順繼予伊唻寡水止喙焦。

將iân-jín蓋掀起來，閣將水箱拍開，內底的水滾甲沐沐吼。彼个聲音，若親像細漢的時陣，阿娘咧踏彼台mî-sín全款，聽甲一清二楚……。

阿娘踏mî-sín的速度非常緊，親像咧飛。自細漢，老爸的lân-lìn-guh（內衫）若穿甲破去，阿娘就用鉸刀共裁裁咧，閣踎mî-sín頂頭車車咧。坐佇mî-sín頭前，阿娘兩肢跂踏佇「跂踏仔」，來回比我走鏢較緊；看著mî-sín邊仔彼枝針，戳過來閣戳過去，嚟嚟無時停的聲音，目nih久(bák-nih-kú)，就閣有兩領細領內衫，通予阮困仔穿。

不而過，我猶是上愛屈佇mî-sín正片下跂，那看阿娘雙跂踏mî-sín，閣那看彼粒鐵輪仔一直紡，確實有影足心適。

mî-sín下跂彼粒鐵輪仔，外緣有一个深深的溝，繕(hâ)一條細細條仔咖啡色的皮帶。這條皮帶，閣穿對mî-sín頂頭的面板起去，掛佇mî-sín正片，另外一粒較細粒的鐵輪仔。

阿娘雙跂踏「跂踏仔」，下片的大粒輪仔一直紡，咖啡色的皮帶，拖著頂頭的細粒輪仔也一直紡，袂輪咧走相逐(tsáu-sio-jiok)，看甲我兩蕊目睷仁，嘛綴咧khók-khók輾(liàn)。

【五】

老爺車的水箱，一下唻著水，毋但嚟喉沐沐吼，鼻空閣一直衝煙(tshìng-ian)予你看，毋知伊是咧歡喜，抑是咧受氣。

舊年我的婦人人，開這台老爺車，載個阿姊佱三个困仔，欲去烏來迤迤，無拍算煞牢佇高速公路頂頭兩點鐘久。毋捌拄著這欸情形，伊佇電話內底，那講那吼閣那喝救人，誠實「毋捌剃頭，閣去剃著鬚鬚的」。

拖去到保養場，頭家一直對我幌頭：「好通閣換一台新的矣啦！」

其實我並毋是無想過，開新車是加真舒爽。猶閣有，看同事開新車來上班，个个攏是「臭頭包布」—「風神」，有時陣心頭嘛會擦擦(ngiau-ngiau)，想欲換一台仔新車，四界去奢颺(tshiann-iänn)一下咧。

想起彼當時，拄娶某無佸久，猶騎一台野狼仔，方便閣省油。總是當困仔出世了後，婦人人就佱我參詳，向望會通開四輪的，坐咧比較較安全，就按呢，毋才會來買這台「麻吉」的。

「駛遮爾濟年矣，佱伊感情遮爾深，誠實毋甘共放揀(pàng-sak)！」我對頭家那講閣那共車頭掌掌咧。

「家私換了了，開的錢強欲會通買一台進口車looh！」逐擺頭家攏會用遮的話共我托頭。

「就是予你趁遐爾(hiah-ni)濟錢，毋才閣較毋甘換新的！」我全款嘛共托倒轉去。

【六】

看我這台「麻吉」的老爺，水淋甲差不多矣，iân-jín的溫度嘛加降真濟，無閣再趕緊出發袂使(buē-sái)得，因為到高雄猶有一半路，規个頭殼底，想講阿娘這陣倒佇加護病房，毋知有要緊無？

想到遮，就閣想著五年前，阿娘對一樓跋落地下室彼擺。蹠佇加護病房三禮拜久，對(ui)頭殼頂開始，到兩枝跂骨，插甲規个攏是管(kóng)。阮兄弟姊妹，逐擺若入去加護病房，就是目箍紅紅出來。這擺毋知會像頂擺按呢袂？

車那開，對面車燈射過來一條一條的光線，閃對(ui)頭殼底，變成一條一條的醫療管，若親像一條一條的線，穿過阿娘彼台mî-sín的針鼻全款。

會記得讀小學四、五年的時陣，阿娘就淡薄仔有老歲仔目。逐擺若欲車物件進前，攏會叫我的二兄，代先將線穿過針鼻。因為二兄毋但聽話，也是阮所有的困仔，上gâu變工藝的，所以阿娘比較較信任伊。

有時陣我嘛會要求阿娘，予我穿一擺線看覓咧，總是攏予阿娘拒絕：「生雞卵無，放雞屎有，小等咧針予你毀歹去，我就加食力的！」

有一日下晡，阿娘閣叫二兄共伊穿針，然後就去灶跂煮飯。我趁著機會，就一直共二兄姑情(koo-tsiann)：「二兄！拜託咧啦！予我穿一擺看覓咧好無！」

「若去予阿娘知影，咱兩人攏會去予伊修理甲金觸觸(kim-tak-tak)！」講起來，二兄佇阮囡仔中間，比較較無膽。

「免驚啦！袂啦！」我一直共伊姑情，精差欠一个跪。

二兄除了無膽以外，嘛是上蓋軟心的。伊予我吵甲無法度，就閃起來換我穿。俗語咧講：「坐轎的毋知扛轎的艱苦。」手提著(théh-tiòh)線一直必必掣(phih-phih-tshuah)，mî-sín彼枝針sìm一下sìm一下，我舞甲大粒汗細粒汗，線猶閣是攏穿袂過針。

「你的正跂愛共跂踏仔小hân咧，彼枝針毋才袂sìm走去。」二兄看袂得過，就共我教。

照伊的話，正跂hân跂踏仔，有影彼枝針袂閣sìm，就強欲共線穿予過，嘛是無法度。

「針鼻傷細空，你愛用喙瀾(tshui-nuā)共線頭小可沾一下，毋才穿會過！」二兄講話的聲音，聽會出來伊緊張甲欲死去。

看伊緊張，我嘛綴咧緊張。我猶細漢，跂力擋袂久。忽然間，mî-sín雄雄tshiak一聲，siàng時陣我嘛「啊！」一聲，彼枝針對(ui)我倒手大頭母的指甲邊仔鑿過。

二兄掣(tshuah)一趟(tiô)，緊將我的手puéh出來。無puéh無代誌，puéh一下血煞khók-khók滴。我疼一下，哭甲哀爸叫母。

阿娘叫是發生啥代誌，對(ui)灶跂從出來，看著我規枝手攏是血，趕緊提金狗毛對(ui)大頭母的空喙抑(tshih)咧，然後送予我佻二兄，一人一个五爪(jiáu)。

【七】

車那開，一枝正手不知不覺閣那掌喙phé，予阿娘搵彼下，袂輸是拄才發生的代誌，規个猶感覺燒燒麻麻。

「khah khah khah」我這台「麻吉」老爺，又閣咧共我出怪聲。越頭斟酌看高速公路邊仔的kháng-páng(看板)，才過南投無佻久，就閣咧使性地，一點仔就無法度體諒，我這陣的心情是急甲欲死去，想欲趕緊轉去看阿娘。

勻勻仔共速度放慢落來，駛去行外線道。佳哉是半暝仔較無車，只要莫低落六十公里，交通的就袂來糟蹋。

沿路駛，目調是比平時駛車閣較無閒，毋但顧前顧後，就閣愛注意頭前的儀表，看速度會傷慢袂？紅燈有咧爍無？

這台「麻吉」老爺，不只是交通工具而已，十幾年來，會通講已經成做阮兜的一份子。阮厝四个人，攏非常gâu共伊惜，「麻吉」老爺嘛若親像有人性全款，體會阮全家攏疼伊。

有一擺全家欲出門，我的婦人人想講欲先通風，總是規半晡，窗仔就攏tshih袂落來，伊就出大力用雙手，佇車門邊拍兩下，一支喙閣嘵嘵唸：「老爺老khok-khok，連窗仔就拍袂開！」無唸無代誌，唸了伊煞使性地，iân-jín連欲共你振動嘛毋。

我的細漢查某困看著這種情形，一支喙àu啍啍，換唸個老母：「媽媽攏是你啦！叫你袂使共伊嫌，你毋若共伊嫌，閣共伊修理，才會刁工使性地予你看！」

婦人人看著這種情形，家己感覺足歹勢，趕緊閣用雙手，輕輕仔佇門掌掌咧，順繼輕聲細說：「好啦！好啦！失禮啦！請莫閣受氣啦！」

我恬恬坐佇駕駛台，聽個兩個母仔困的對話，感覺不止好笑。忽然間iân-jín「Hng～」一聲，阮全家四个人，攏去予伊掣(tshuah)一趟(tiô)，想袂到「麻吉」老爺家己閣會發動！敢有影誠實遮爾有人性？！

自彼擺了後，阮若欲開車，就攏毋捌共「麻吉」老爺嫌過，顛倒攏會先共伊呵咾兩句仔。

【八】

阿娘足惜彼台mî-sín，平常時若無咧車物件，伊就共mî-sín的車台收甲平平平，閣用一領家己車的布罩，嵌佇mî-sín頂頭，揀(sak)倚佇客廳的壁邊，不准阮困仔去摸。

這台mî-sín是日本製的，也是當時上蓋出名的sìn-gah牌（勝家牌）裁縫車仔。車身的機械是烏色的，佇車身的正面，閣用金色漆噴一字「SINGER」的英文字，看起來足顯目。

另外佇車身的兩引，有四枝鋼鐵做的跤，將規台車身挺(thánn)懸起來，tshāi佇塗跤非常在。頂蓋下跤引，有一塊跤踏仔，全款是用鋼鐵做的，中央雕刻出規空規空，看起來親像一塊藝術品咧。猶有佇頂面車身，恰下引跤踏仔的中間，亦用鋼鐵雕刻一字「SINGER」，毋過是烏色的，真有大範款。

逐日透早，阿娘若咧款厝內，順繼會閣擗一枝雞毛筴，對(ui)mî-sín頂頭到下引，所有的塊埃(ing-ia)拌拌(puānn-puānn)咧。若是拄著歇暝日，閣叫二兄提一罐針車油，將規台車身的鐵枝仔拭拭予金，車的機械四界沾沾咧。雖然當時這台mî-sín已經是阿公級啦，總是平常時有好款待伊，所以看起來猶親像新的。

佇我讀初中二年的時陣，有一日聽阿娘咧共二兄怨嘆：「食老愈來愈無路用，兩肢跤愈來愈無力，感覺mî-sín踏攏無法得，毋知欲按怎才好？」

「若踏無法得，我才替你踏就好！」二兄實在真貼心，莫怪足得阮阿娘呵咾。

「生雞卵無，放雞屎有，小等咧予你舞甲害了了，我加費氣的！」雖然阿娘較信任二兄，總是趁錢的工課，嘛毋敢完全放予二兄去做。

「阿娘！我頂回去阮班一个同學的厝，看個兜有一台mî-sín是鬥電的，毋免出力閣足利便，無咱嘛來換一台，你看按怎？」二兄毋但貼心，閣會曉共阿娘出主意。

「生食都無矣，閣有通曝乾！你敢知影一台電動的mî-sín，需要開費佻濟錢？」

二兄予潑一桶冷水，阿娘顛倒感覺歹勢：「毋過你講了嘛誠有道理，另日我才閣想看覓咧。」

隔無幾日後，我對(ui)學校放學轉來，看一个人佇阮兜，跔(khû)佇mî-sín下片，舞甲大粒汗細粒汗。一下斟酌共伊看，原來就是我的表姊夫—啟安仔兄。伊是阮大姑的囡婿，也佻阮全款姓陳，所以阮攏無叫伊表姊夫，因為「啟安仔兄」叫起來，比較較有親切感。

啟安仔兄原本佇工廠上班，平常時是咧負責保養機械，所以阮厝的水電，若是有啥故障，阿娘攏會拜託伊來修理。伊是一个真好性地的人，自到今，印象中毋捌看伊受氣過。假使人若拜託伊修理事物，真罕得共人拒絕，一下叫就行。

「大妗！mooh-tah（馬達）我攏鬥好勢啦，你欲小試看覓咧無？」一種成就感，表現佇啟安仔兄的笑面。

「那遮(tsiah)緊咧！」聽會出阿娘的口氣，心中一定是暗暗仔咧歡喜：「等我捎一塊布小來車看覓咧。」

阿娘的跔踏佇彼塊mooh-tah頂面，mî-sín彼枝針tshiak-tshiak叫，走的速度比以早加緊幾若十倍。

「哇！踏著輕báng-sáng，無像以早踏甲thènn腿，實在有夠gió-toh的！」阿娘的喙笑甲合袂倚來。

【九】

目睷一下擘(peh)金，家己雄雄煞著一驚，是睷佻久攏毋知。天猶閣暗暗，邊仔有停幾台車，勻勻仔拍開車門，才發現厝的頂面壁，霧霧(bū-bū)貼五字「南投休息區」，到底我是按怎會開來這所在？

足熟似的紅嬰仔聲，佇暗時閣叫甲特別大聲，對(ui)褲袋仔擗(jîm)出我的手機仔：「喂～」

「你是開到佻位矣？」是厝裡的婦人人敲來的：「猶有精神通開車無？」聽講話的聲音，可能嘛是規暝袂睷得。

「這陣是幾點？」想欲共伊講人佇南投，總是喙毋聽命令，閣共伊應了成無對同(tuì-tâng)。

「閣五分四點。」婦人人講話的聲音，聽起來不止煩惱「你有要緊無？」

「無要緊啦！我人佇南投，連鞭(liâm-pinn)就到高雄矣，到位我會敲電話予你，免煩惱啦！」拄才(tsiah)若親像做一場眠夢，毋過這陣頭殼感覺有淡薄仔清醒。

「爸～爸～」婦人人平常時攏按呢叫我：「有一層代誌，我毋知欲按怎較好？」

「啥代誌？」換我開始煩惱，因為連小可代誌，差不多攏需要我替伊發落。

「嘛無算啥貨啦！」可能是驚我煩惱，所以婦人人也歹勢講。

「到底是發生啥代？」伊愈毋敢講，我是愈緊張。

「就是明仔早起我無車，欲按怎送囡仔去讀冊？我欲按怎去上班？」

「Hóo！你嘛成趣味！煞袂曉手iat一下，司機就共你載到位啊！」毋知是好氣抑是好笑：「電話貴貴仔，你緊去睷，免操煩啦！」

這台「麻吉的」對阮兜講起來，實在嘛是功勞真大，因為伊毋若是交通工具爾爾，也是陪我兩個囡兒大漢的。

未娶某進前，以早做人的囡兒，食飯坵(khann)中央，毋知序大人的輕重。這馬換咱做人的父母，才知通艱苦，俗語講「手抱孩兒，才知父母時」，真正有伊的道理。話講轉來，為著囡兒的晟養教育，婦人人實在是比我加蓋用心。

十外冬來，平常時這台「麻吉的」，我真罕得開，差不多攏是婦人人咧開。雖然囡仔讀冊，恰伊上班的所在攏離厝近仔，總是婦人人嘛嫌跂酸，驚皮膚予日頭曝烏去，莫怪伊煩惱明仔早起無車通開。

不而過，我的婦人人嘛成感心，若是囡仔欲學鋼琴、畫圖、跳舞等等，差不多攏是伊咧載出載入。所以同事攏笑阮是「男主內，女主外」，因為款厝內，大部分攏是我的工課。

【十】

憨神憨神開來佇南投休息站，家已歇暍偌久嘛毋知。而且趁機會去消豸(tháu)，順繼sî水，共「麻吉」老爺飼予伊飽。閣再予婦人人電話lō一下，前後延延(iân-tshiân)規點鐘久。雖罔加護病房透早十點才開放，總是心肝頭彼粒石頭，是砦(teh)甲強欲喘袂過，向望愈緊到高雄愈好。

知影「麻吉」老爺有伊的个性，十幾冬來恰阮有真深的感情，總是佇這款要緊的時陣，上好毋通惹伊受氣，免得小等咧閣共你使性地，就無遐爾(hiah-nī)好食暍，到時家已倒佇半路，咧叫「乞食婆阿媽」，顛倒加食力的。

離開南投歇暍站，佇外線道拍開窗仔門，一路勻勻仔(ûn-ûn-á)lu。因為聽保養場的師傅講，若欲減輕iân-jín的負擔，就毋通開冷氣機。出在後壁面的拖拉庫(thoo-lá-khuh)共你爍大燈、叭叭叫，嘛毋敢閣硬死催油門。

沿路風咻咻叫，透對(ui)窗仔入來；一台一台鏗鏘(khīng-khòng)叫的拖拉庫，柴油味嘛對(ui)窗仔鑽入來。十二月天的冷風，予我寒甲擋袂牢，規身軀爍爍顫(sih-sih-tsùn)；臭油煙鼻甲胸坎真齷齪(ak-tsak)，予我頭眩(hîn)目暗想欲吐。

厭siān的身軀，拖著厭siān的「麻吉」老爺，若親像四十冬前的往事，阿娘掛一枝目鏡，拍拚踏彼台mî-sín全款，又閣一齣一齣，出現佇頭殼內底。

【十一】

彼日暗頭仔，阿娘對(ui)高雄省立病院轉來，兩個目箍紅紅。伊叫大兄恰大姊來身軀邊，細聲毋知共個講啥，然後就看兩個人佇灶竈吼甲大細聲。後來，阮三个細漢的才知影，所疼的老爸已經過身。當時我才讀小學四年，猶未滿十歲；二姊讀六年；二兄讀初二。

老爸過身了彼一禮拜，厝裡出出入入，攏是熟似的親人朋友，抑是厝邊頭尾。有的是來安慰；有的是來鬥幫忙；也有一寡人是來共阿娘出主意的。

老爸安葬了後，轉來到厝裡，看阮几个阿姨恰阿舅，圍佇阿娘的身軀邊蜈蚣咬蛤，相爭咧共伊出主意。逐家掠準我是囡仔，毋捌半項代誌，卻毋知我足好奇，跔(khû)佇邊仔斟酌咧偷聽。

「你一个守寡人，欲牽五个囡兒，到底有啥拍算無？」

「我看兩個大漢的，予伊去食頭路，三个細漢的送予別人，看有人欲養無？」

「你猶少年，阮閣共你揣一个伴嫁嫁咧，後手較袂遐艱苦。」

「你若毋甘囡兒離開，無就三个細漢的，去綴人學師仔(sai-á)，毋免加了錢予讀冊。」

我覘佇阿娘尻脊(kha-tsiah)後，偷偷仔探頭看伊的面，兩蕊紅紅腫腫的目睷，只有直

直看tshāi佇桌頂，老爸彼張烏白的相片，總是並無有任何的表情。閣越頭看遐个(hia-ê)十喙九尻川的阿姨阿舅，逐家比手畫刀，聲量一个比一个較大，講甲喙角全全波，袂輸家已足gâu全款。

親人一个一个離開，厝裡加誠安靜，總是我的耳空內底，猶是拄才偷聽著的聲音。彼暗我煩惱甲規暝袂睏得，驚講會予人送去學師仔。

隔日透早，恰以早全款，阮照常去學校讀冊。日子漸漸過去，日常的生活，透早出門，暗時入門，並無有啥各樣(koh-iūnn)，我恰二兄、二姊，一直無予人送去學師仔。所無全款的，就是阿娘比過去加足無閒。

逐擺我若對(ui)學校轉來，阿娘攏是坐佇彼台mî-sín頭前，拍拚咧踏踏踏仔。面掛一枝老歲仔目鏡，足用心咧車布仔，連我入門伊都毋知。另外，阮厝的客廳塗跔，滿四界攏是布幼仔。猶閣有，就是讀冊桌仔，全全是做衫的工具，長尺、軟布尺、畫布色筆、剪刀、鉸(pín)針、夾仔，規桌頂排甲滿滿是。

「阿娘！我轉來矣！」

「hò！是你ooh！」阿娘的目睷，對(ui)頭額恰目鏡中央看倒出來：「拜託你塗跔先掃掃咧，桌頂物件款款咧，小等才有所在通寫字。」

掃塗跔、款讀冊桌仔，差不多攏是二兄、二姊恰我三个細漢的，逐日放學轉來，所愛做的工課。

「我飯煮熟啦，食飽趕緊去洗身軀，通寫功課！」

暗時阮若是咧讀冊寫字，阿娘猶是足無閒，繼續坐佇mî-sín頭前，拍拚車伊的穉頭。甚至阮欲去睏，伊嘛猶繼續咧車。

原來佇老爸過身後，阿娘予阿姨、阿舅、眾親人的話激著。想講家己哪會通予人看衰得，困兒更加袂使予人看無起。

「叫我閣去嫁人；叫我毋免予困兒讀冊，真正是看我足無的，我才毋相信！」阿娘這款的骨氣，是阮攏讀大學以後，才講出來予阮知。

後來我才知影，平常時透早，阮所有的困仔若是去讀冊了後，阿娘就自轉車騎咧，四界去共人允穉頭轉來做。有時去工場允制服；有時去幼稚園允圍巾；甚至也去允做「胸坎花」。只要是彼台mî-sín會車得的物件，阿娘攏想盡辦法允轉來做，目的也是欲趁錢予困兒讀冊，免得予人看衰。

「老爸過身也無放半滴財產，你看我五个困兒，攏受高等教育！」當阮大漢了後，不時聽阿娘四界共人品。特別當時看伊無起的親人面頭前，阿娘品了閣較大聲。

【十二】

細漢的時，阿娘一个守寡人，拖阮五个困兒，也欲養飼，也欲教育，毋若愛出去四界共人拜託，揣穉頭轉來做，也閣愛拚到半暝，才有通趁一仙(sián)五圓。彼種的心酸，彼種的操勞艱苦，為啥物過去我攏毋捌好好想過。到這陣才一齣一齣，親像電影放出來予我看。

跔手尾仔去予風掄甲冷吱吱，親身軀嘛起交懍恂(ka-lín-sún)。猶毋過面感覺燒燒澹澹(tâm-tâm)，連目鏡嘛霧霧，頭前的路恰車攏看袂清楚，叫是人傷thiám咧起清汗。將目鏡剝(pak)落來，無拍算去摸著規下面澹糊糊，才知影家己無意中毋知吼佬久。

一手掌(so)著棉仔紙，那開車那擤(tshing)鼻，「麻吉」老爺嘛全款跟我咧「khng~

khng~」，也若親像瞭解我的心境，用伊真誠的心聲來同情安慰我。對(ui)心底微微仔笑，順繼用正手佇「罕多路」頂頭掌掌咧，喙真自然對伊講：「你誠實是我的麻吉的！」

已經六點外，十二月天的透早，猶閣是殫殫(phú-phú)暗暗。斟酌看路邊的kháng-páng(看板)，新化往台南的交流道猶有兩公里，想講離高雄近仔，恐驚小等咧，「麻吉」老爺閣共你起屁面，就加費氣的，就決定對(ui)這個交流道，走過一號高速公路，然後才對(ui)台南落來。

從(tsing)頂擺阿娘開刀了後，這台「麻吉的」就毋捌予我按呢操過。今仔日規暝，實在共伊操了有夠工夫。

揣一个加油站加油，順繼共人討水予「麻吉」老爺唸，較袂感覺歹勢。自細漢我面皮就較薄，毋敢清彩共人要求啥物，這(tse)可能是受阿娘影響。

彼當時，阿娘猶用跛咧踏mî-sín的時，為著趁錢無暝無日，毋但腰脊骨酸，連雙跛嘛thèn腿。

「阿tsiàng仔！駁脊(ka-tsiah)小共我捶捶咧！」阿娘三不五時攏會叫二姊佻我：「阿華仔！跛骨順繼共我掠掠咧！」

「小歇睏一下，毋免做甲遮(tsiah)艱苦。」軟心的二兄攏會苦勸阿娘。

「哼！無做哪有通食？恁困仔人毋知半項。」聽會出阿娘的口氣，有淡薄仔怨嘆兼受氣：「還了債，起了家！較袂予人看無起！」

當時前半句知影啥意思，後半句就真正聽無looh。我孝呆(hà-tai)孝呆，那捶阿娘的駁脊，閣那共問：「啥物是還了債，起了家？」

「恁老爸倒咧眠床三年外，我四界共親人借錢，若無趕緊還人，永遠就去予人gîn後擴(khok)，連恁出門嘛無面子。」

自彼擺聽阿娘按呢講，我面皮就加誠薄，罕得清彩共人借物件。

【十三】

對(ui)台南落來開平路，勻勻仔lu，雖然挂是上班時間，總是「麻吉」老爺也誠合作，一路來到高雄，攏無閣再使性地。看車頂的時間，已經是九點外矣。

去佇病院的時陣，大姊佻我两个兄哥，攏已經等候欲入去加護病房。二兄問我：「你開車毋是攏誠緊，是按怎這陣才到？」

我真簡單共伊應：「老矣啦！」毋知是咧講「麻吉」老爺，抑是咧講家己。

趁機會我問大姊：「天遐爾寒，阿娘是按怎閣臥佇mî-sín？印傭敢無共伊小注意一下？」

「無必要閣怪伊，」大兄本底較有威嚴，老爸過身了後，真濟大細項攏是伊咧主意：「咱攏知阿娘的性，固執閣有感情，叫伊坐別位，伊干焦數想mî-sín彼个位，你敢有法度？」

「昨昏我傷慢送來病院，醫生講是腦充血，可能有斷去細條血筋。」大姊用自責口氣，淡薄有咧怪家己：「因為以早腦有開刀過，所以醫生閣講，這擺有可能袂精神。」

「按呢嘛好啦！」一向較溫和的二兄：「阿娘一生艱苦拖磨，也著予伊較快活轉去，這嘛是阿娘過去的願望。」

「咱共伊想講彼台mî-sín綴阿娘規世人，上落尾佇彼頂面睏去，嘛是誠有意義！」感覺大兄是咧安慰逐家。

【話尾】

阿娘入加護病房的第二日透早，我的二姊對(ui)台北趕落來，無拍算彼下晡阿娘就過身，通講攏予阮五个囡兒見著最後一面。

彼台mî-sín猶tshāi佇阿娘的眠床邊，到今攏毋捌有人振動過。將來毋但是一个藝術古董，嘛是對阿娘永遠的懷念。

兩年後，「麻吉」老爺也袂堪得操勞，有一日佇路中，規粒心臟攏咧衝煙(tshing-ian)。這擺保養場的頭家無客氣共伊宣判死刑，而且閣聯絡環保局來收屍。為著按呢，我的查某囡吼幾若日。

創 作 理 念

對(ui)一台舊裁縫車仔，恰一台老爺車，描寫家庭親情的價值；保惜物件的重要。佇現今的富裕奢華時代，大部分的囡仔，攏毋知古早生活的艱苦，拍損、討債的現象，不時都看會著。佇感情亂用的社會，亂愛、清彩結婚、離婚的現象，造成家庭無完滿。喚起對物件恰自然的保惜；對家庭親情的重視，是這篇小說的目的。

陳士彰

臺北縣三峽國小教師

